

# 西安事變時的洛陽

## ——主持中央駐洛辦事處的回憶

賴景瑚

最近看見中央黨史會所蒐集的「西安事變」資料，發現其中有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新聞報有關當時洛陽情況的報導。它使我回憶到五十年前親身經歷的一段史實。那不但說明了我在那次大動亂中所扮演的一名小角色；而且反映出西安事變的重要關聯及其歷史意義。

那篇描寫生動而有相當條理的報導，是用「洛陽迎蔣送蔣記」做標題的。它開宗明義便說：「西安事變發生後，全國沸騰。洛陽以接近陝境，又為蔣委員長常來駐蹕之地，軍校航校師生竟為之廢寢忘食。自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西安固已成為全國翹念的中心。洛陽亦成為萬目傾注之要點。記者由北南來，日惟浸淫於苦悶空氣之中；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四十分馳赴西宮，向中委賴璉叩詢西安消息。賴氏一改日常焦念之狀態，譎然謂記者曰：今日可等候佳訊矣」。西宮是中央軍校洛陽分校的所在地。我從南京到洛陽後，就在西宮設立中央駐洛辦事處。

這位苦悶惶惑的記者，忽然變得很高興的繼續寫出以下一段：「正談話間（是我和他談話），空中突起聒耳之機聲。賴氏急奔出辦公室。記者亦即辭出。時有一烏黑色雙發動機之飛機正在暮靄中盤旋，緩緩下趨，則萬方繫念之蔣委員長脫險歸來矣。」這是十二月廿五日下午六時許的洛陽情景。那是當天全國報紙及廣播電台的第一號大新聞。而首先把這新聞從洛陽傳播到南京，再由南京轉達到全世界的，就是我在洛陽所主持的那個帶有機動電台的中央辦事處。

那部烏黑色飛機降落後的情形是這樣的：「機門初啓，宋子文首先下機。蔣夫人、張學良隨之。蔣夫人等繼乃扶蔣委員長下機。歡迎人員當即趨前高呼委員長。蔣氏連連點頭，既而向左右曰：『張副司令呢？』左右均曰：『在此，在此。』蔣氏乃偕夫人登汽車。張氏及毛邦初亦登車，駛赴

軍分校。蔣氏身穿黑掛藍袍，戴黑呢帽，豐采依然，精神甚佳。蔣夫人衣黑色外衣，戴軟氈帽。宋子文及其他歡迎人員，護衛人員亦均紛紛乘車同赴軍分校。其時軍校航校學生歡聲雷動。領袖萬歲之口號，有如狂潮。西宮和平村人民家家戶戶遍懸國旗，燃放爆竹，震野喧天；爭呼「蔣委員長回來了」。

二十五日的「迎蔣記」既告結束；以下便是二十六日「送蔣記」的摘要。「晨八時許，記者趕往西宮時，中委賴璉正率其辦事處職員多人步行向機場前去。大道兩旁站滿了軍校航校員生及軍隊。空氣異常肅穆。時機場中停有大小飛機七八架。忽有汽車數輛馳來，前後出現于右任、蔣鼎文、劉峙、商震、龐炳勳等軍政人物。賴璉一派書生態度，操清脆之湘音，周旋於軍政要人中，頗為人所注目。在場諸人互相稱慶，無不面有喜色。聚談未久，蔣委員長已在軍樂及萬歲聲中，乘車蒞止。蔣夫人下車後先登機。二待者即扶蔣委員長下車登機。蔣委員長衣蜜色網袍戴蜜色呢帽，髮已蒼白，但仍神采奕奕，頗向歡送者答禮。毛邦初送蔣登機後下機。即見此機於塵土飛揚中，扶搖而上，在空中盤旋一匝即逕飛首都。」

我們看完了這篇「迎蔣送蔣記」以後，雖對當時蔣委員長自西安脫險到洛陽及由洛陽飛返南京的實際景象，得一深刻的印象；但仍不能不把那位先生餘音繞樑似的最後一段繼續讀下去：「下午（事實上二十六日蔣委員長離洛後的正午）賴璉即假中央軍校俱樂部歡宴黨政新聞各界。燕席設於廳堂中。堂中遍懸各軍政長官之玉照。其中一照僅存空架矣。（當係原掛張學良照片之處）。我記得我在筵席開始時舉杯，一面請大家起立慶祝蔣委員長安然脫險返京，一面代表中央致謝各方面對我辦事處的種種協助。我也便是這樣圓滿完成了我這個「大動亂中的小角色」的使命。（當日下午

午一時，宋子文和張學良同乘一機，自洛飛京。

我為甚麼會在那個時候跑到洛陽去擔任這個工作呢？這便不能不對上海新聞報的記載，再加一點補充的說明。原來那個突如其來的西安事變，正如晴天霹靂一樣，震驚了全中國及全世界。首都所在的南京，當天就得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中央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黨政軍事各方負責當局、夜以繼日的開了十多小時的會議，發表了各種不同的意見，雖對張學良及楊虎城的叛逆行為，無不義憤填膺，深惡痛絕；但主張暫時慎重態度者，多過於主張立刻大張撻伐者。

在那群言龐雜，議論紛紛之中，大家一致認為第一件大事，就是要隨時探知西安方面的正確消息。那時外有咄咄逼人的日寇，內有居心叵測的共奸。時局早已十分嚴重。蔣委員長一身繫天下安危。中央無論對張、楊作亂有何決策或表示任何態度，都絕對不可危害他的安全。那次緊急會議開到十三日早晨，除電令全國各省市當局保持鎮靜、安定人心、并隨時陳述意見外，決定在靠近西安的洛陽，設置中央辦事處，去蒐集一切有關西安事變的情報，隨時以機動無線電台報告中央。

我於西安事變的前兩天，在南京寓所前後接到我父親在湘病篤及逝世電報，準備趕日赴湘奔喪；正在束裝待發之時，忽接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的電話，說有要事面商。我一到他的辦公室，他不待我開口就說中央已決定派我攜帶機動電台，立刻馳赴洛陽去設立中央駐洛辦事處；並說我年輕力壯，又有辦報經驗及理工學識，實為最適宜的人選。我告以父親死亡及已決定日內返湘奔喪，請其另選賢能赴洛。他認為西安事態嚴重，國內危機四伏，日寇亦可能乘機大規模進軍。他又對我說了一篇「移孝作忠」的道理。

他看我面有難色，怕我堅持返湘奔喪的原定計劃，又託陳果夫先生再加敦促。果夫先生對我慰唁之餘，勸我無論如何，必須接受中央交給我的緊急任務。我返寓後反覆思維，亦以時局嚴重，人人有救亡之責；我實不能不接受陳葉二公的勸勉。我乃立刻電致湖南大學教授胡安愷和長沙商會會長崔伯鴻，託其代我料理父親喪葬。我雖對深恩厚澤的父親，身蒙不孝之罪；但他九泉之下有知，必可原宥我這次為國事而從權的苦衷。胡崔二

兄均為我「總角之交」的摯友。他們受我囑託之後，確會把那喪葬辦得十分週到，而又極合中國的禮法。這是後來湘中親友對我一致稱頌的。

我接受了中央的任命以後，就在次日將辦事處的職員人選及所攜帶的電訊器材，部署完竣。不到兩天功夫，我們都經由津浦滬海兩鐵路到達洛陽，并向軍分校主任祝紹周洽妥辦公地點；又與洛陽各方面發生工作上的聯繫。那時鐵路軍運頻繁。往來軍政情報人員及各地派來的中外記者，亦極龐雜。謠言叢起，人心至不安定。祝紹周對我說，西安事變一起，使他最擔心的，就是駐在洛陽的張學良部獨立砲兵旅。那幾千裝備精良的部隊，如果響應張揚，那麼洛陽軍校員生，恐怕不是他們的對手。萬一戰事發生，不但洛陽不堪設想，就是沿着隴海路的軍事形勢，都會完全改變。

祝紹周是一位精明強幹的軍人，說話坦直，很能和我合作。他說：好在那個獨立旅長黃永安深明大義，極不以張學良等却持最高領袖的荒謬舉動為然。他介紹我和黃旅長見面，并希望對他宣示中央的德意。果然，黃旅長是有正義感的愛國軍人。他和我談得很投機，還請我定期到旅部去對全體士兵講演。祝氏開玩笑似的對我說：「請你講演時措詞特別慎重，否則一觸怒了他們，你就可能變成他們的俘虜。」我自然沒有變成俘虜；相反的，黃旅長還對我說：他們對我講演的反應非常好。

由於洛陽和西安的交通斷絕，我的情報來源很受限制。各地到來的中外記者反時時擠到我的辦事處探詢消息，使我有應接不暇之苦。我那時已確知委員長身體很健康；他的安全一時也不會有問題。但各方劍拔弩張，形勢仍極緊急。中央雖已明令討伐張揚，但因投鼠忌器，尚未出之實際軍事行動。我在洛陽所得到的情報，也是時戰時和，忽緊忽弛，有時真如墮入五里霧中，不知甚麼才是正確的消息。我只能利用無線電台，時時據實直報中央。中央亦天天對我有所指示。我又秉承中央意旨，分別前往洛陽黨部，各級學校及民衆團體講演；申斥張揚叛國行為，宣揚中央德意，以求安定人心，發揚士氣。從各方面的反應及一般氣氛觀察，不能不認為效果十分良好。

洛陽這個地方，是在河南省的西端。自此西行不遠，便是陝西省的潼關。關城雄據山腰，下臨黃河，扼着河南、陝西及山西三省的要衝。因此

，洛陽無論在平時或戰時，都是中原的重鎮，也是自古以來軍事上必爭之地。北洋軍閥時代的吳佩孚，就曾在洛陽發號施令，威震全國。國民革命成功以後，它仍不失它在軍事上及政治上之重要性。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役，日寇襲擊上海，威脅南京。中樞且將首都遷至洛陽，并在那裏召開國難會議。後來，中央軍校在那裏成立分校，而以祝紹周將軍為主任。這次我就因為獲得他的協助，而很順利的設立中央辦事處，并能蒐集有關西安事變的一切情報。

一九三五年張學良以副司令的地位，奉命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部，使負責剿陝北殘餘共匪之責。誰都想不到他反受共產黨的蠱惑，竟和楊虎城勾結起來，闖下了通敵叛國，劫持統帥的滔天大禍。西安事變前一個多月，蔣委員長曾至洛陽避壽（十月卅一日五秩華誕）。張學良、楊虎城和其他許多軍政要員，都到洛陽祝嘏，并向委員長請示剿匪機宜，無不執禮甚恭，而且一致表示掃蕩陝北殘匪的決心。

十二月四日張學良復由西安飛洛請示。蔣委員長本已決定在西安召開軍事會議，乃偕張氏同車前往西安，駐節臨潼。陳誠、蔣鼎文及衛立煌均已先後到陝。其部隊亦已陸續開入陝境。不意不到一週，便發生了那個驚天動地的巨變。十二日那天，天方曙，張氏突命劉多荃部開至臨潼劫持委員長；楊部則負責封鎖西安。少數中央憲兵及衛士，非傷亡即被俘虜。張楊二人，就在那天成立所謂抗日臨時軍事委員會。

那時，已到西安開會的軍政長官，有朱紹良、衛立煌、陳調元、蔣方震、蔣作賓、蔣鼎文、陳誠、陳繼承和萬耀煌等十餘人。他們都和陝西主席邵力子同時被扣，一律關禁於西京招待所。除邵元冲一人因越窗而被亂兵殞擊喪身外，餘均安然在那招待所裏，度過兩星期的囚禁生活。在那兩星期中，我在洛陽看見蔣鼎文由陝經洛飛京，聽說是帶有張楊所提出的條件，前往中央請示的。我又看見宋子文及蔣夫人等由京經洛飛陝。此中内幕，錯綜複雜，且有涉及毛共、蘇俄和國際共產黨者。當時，大家都諱莫如深，真象莫明。事後雖有不少揭發那次事變秘辛的中外書籍，但至今仍有許多使人不能了解的疑問。蔣委員長亦曾有回憶錄式的書感。我們從他的敘述，看出他那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可歌可泣的經歷。

我在這篇短文，不多談西安事變的嚴重影響，也不贅述人家都已講過的有關那個事變的來龍去脈。我祇就上海新聞報的那篇記載，加入我的一點補充，也算是一段值得回憶的經歷。我沒有絲毫自詡勞績的意思。事實上，正如我上面提過的，我不過是那個「大動亂中一名小角色」而已。

(一九八〇、七、七、台北)

書名：清代女詩人選集

作者：陳香

定價：上下册共七二元

自來詩作多屬才子專構，欲得女詩人之作則大不易，以今蒐往，益見患散。有清一代，因文風特殊，女學昌明，巾幗能詩或擅詞者，多過歷朝。本書據從統譜、方志、傳略、敘跋、筆記、詩話等方面蒐錄，得清代女詩人五百二十九，分二大部份：得見作品者，各遴選一二足可代表其風格之詩或詞；未見作品者，則簡介其傳略及書目。排比清晰，選例嚴謹，讀者可一覽流麗綿婉，亦可眈眈睹女傑宿慧。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